

三上镇北台

□杨乾坤

■笔走龙蛇■

初知榆林县名,是在早年所读的教科书《农业常识》上,那时只知它属于陕北的“长城沿线风沙区”,查地图得知,这沙区自西南至东北,依次为定边、靖边、横山、榆林、神木、府谷。榆林位居其中,身处关中的我,便萌生去那里看一看究竟的想法。

这想法终于变成了现实。1982年10月下旬,因《陕西工人报》即将复刊,我奉命去陕北联系副刊作者,先飞延安,再转车赴榆林。出发时,西安还是小阳春,早晚尚属“嫩寒”,但到了霜威出塞早的榆林,已是严寒了。初来联系副刊作者,自然要到榆林报社以求协助。一位副总编热情接待了我,寒暄中,他先谈起了榆林,谓我初到此地,这里有无定河,随之脱口而出:“可怜无定河边骨”,说完戛然而止,微笑着看着我。我知道,这是文人的雅兴,他说前一句,意思让你接说下一句,若能接上,则视作“同好”,谈锋便起。若接不上,那谈话的效果可能大打折扣了。我说,来榆林,从绥德一路便见了无定河,遂想起了唐人陈陶的诗句:“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园梦里人”,真是感慨颇多。总编听罢,朗声大笑。谈完工作,他又向我推荐,榆林古称上郡,第一名胜便是镇北台。

镇北台是古长城之高台,气势宏大,号称“万里长城第一台”,与山海关、嘉峪关并称为长城三大奇观。该台在榆林北郊的红山之巔,高三层,外砌以砖石,南额题刻“向明”,北额题刻“镇北”,为明万历时延绥镇巡抚涂宗浚主持修筑。这是御敌守边的军事要塞,遇有兵警,守台者即刻在台上燃起烽火,以调集附近驻军前来应战。在此便可见古战场的大略。秦代蒙恬修长城,不就是在哪里么?

登台四望,雄悍——呈现出大漠之桀骜;要塞——这是兵家必争之地。唐人李华《吊古战场文》中之情景活然而现:“浩浩乎平沙无垠,复不见人,河水萦带,群山纠纷,黯兮惨悴,风悲日曷,蓬断草枯,凛若霜晨,鸟飞不下,兽铤亡群”,此古战场也。

今我来此,满目黄沙,几无绿色,古台虽在,古长城却只剩下几个墩。城体呢,皆被风沙剥蚀,颓了,残了,黯然消失了。君不见榆林北城墙,不是被黄沙掩埋至半腰了么?心中怎能不五味杂陈。时在正午,忽然风起云卷,四下昏然,看那太阳,便是古人所谓的“惊风飘白日”“日瘦气惨凄”。

几年后的一个六月底,我又出差到榆林,见到一片孤城,城外榆溪河两岸麦子尚未收完。那麦子长势很好,遂作想,麦子长得好,可见土是沃土,沃土可长庄稼,而紧邻榆林城西的西沙,百十平方公里,

一眼望去,便是黄沙莽莽,颇为壮观。晚上榆林歌舞团举办七一晚会,观看了王向荣他们的演出。歌皆陕北民歌,超然;舞蹈也是《踢场子》《二人抬》等,怡然。我深感到塞上文化之魅力——卓然。再上镇北台,但见黄沙漫漫,植被稀疏,偌大的西沙仅有一座四层楼,那是治沙研究所的。听那里人说,楼下的七十二米处,仍然是沙。教人不能不佩服建筑者的智慧,赤心痛沙进而人退。当时陕北人民是在努力治沙:引水拉沙,引洪淤地,发展水利,植树造林,改良土壤。人定胜天和天定胜人在这里缠斗。大风起兮,沙子打得人眼不敢睁,打得脸上生疼。便想李华“惊沙入面”绝非妄言。也想起这次来榆林,车过米脂县,县北部紧靠榆林的山丘北面,已披上黄沙,一片苍凉,这就是流沙南侵,心中便隐隐作痛。流沙流沙,无蚀我土,厚德之土蚀之,怎有禾黍?流沙流沙,无蚀我绿,无有生命之颜色,生态失怙。

嗣后三十年,2019年8月初我又到了榆林,知道榆林人民治沙之壮举,治沙之成就,治沙之奇迹,非唯人进沙退,更有荒漠变沃野之壮心,沙漠变沃土之大智。在火车上,我惊奇地看着那些扑面而过的楼群,以为快到榆林站了,列车员却说还未到呢,又是楼群楼群,到视野开阔处,真正见到楼群林立之处,就在西沙,车到站了。西沙的变化太大了,教人如梦如幻。

我不敢相信昔日那荒漠西沙竟然冒出了这么大的城建格局,楼城下全是几十米深的黄沙呀,而且道路纵横,车水马龙,正是现代化繁华的城市,与老城和而谐之,相得益彰,共同完成了从名城加雄城的升华。傍晚,华灯初放,光明一片,我沿街漫步,有意摸了一下道路绿化带和一处小菜圃的泥土。两指一搓,还是泥土加细沙。这便是沙呀,沙上有了植被,便又孕育了生命的颜色。

翌日上午,天朗气清,再登镇北台。扑入视野的,是一望无际的绿色。没想到大漠变沃野,大野着大绿,大绿呈大美。这是千年荒漠向沃野的转变,是陕北人民战天斗地的杰作,是盛世应运而生的奇迹。绿色如此快速蔓延,相信地图上标有这里小黄点的沙漠标志的消失,当不在远日。地下每平方公里,蕴藏着十亿元的财富,地上竟又是这番奇迹。这是石破天惊,是天人合一,亦或是天翻地覆?说不准,也看不透。但这就是魅力榆林,大美榆林,神奇榆林。昔日范公仲淹守延安,有“塞下秋来风景异”的《渔家傲》词,我今观塞上榆林,神怡之至,心旷神怡,惊叹之至,销魂当此之际,不有诗作,何伸雅怀。遂成《渔家傲·登镇北台》云:地阔天高红日照,登台四望绿延袤。崛起雄城高格调。人谋妙,沧桑巨变扶天道。大野披装春意闹,“毛乌”沙漠行销掉。今古无双奇迹造。呈祥兆,临风喜赋《渔家傲》。

微风细雨

□徐文静

仲夏的一个傍晚,微风习习,远处不时传来几声知了的叫声。

我和闺蜜相约去大唐芙蓉园边散步。芙蓉园步行街两边的建筑古香古色,和远处林立的高楼大厦交相辉映,让人感受到一种古朴与现代交融之美。街上行人不多,街边设有供游人休息的座椅,干净雅致。我们边走边聊,不知不觉来到了一个水池旁,天色已渐渐暗了下来,霓虹灯下,人行道旁可见三三两两散步的身影,漫步于这样美妙的夜色下,所有的烦恼都会烟消云散。喜欢这样的夜色,喜欢这样的宁静与慵懒,喜欢这样毫无目的的漫步于街头的从容。

我们继续悠悠向前走,这时夜色已渐浓。突然,音乐响起,水池中的音乐喷泉像一群飞舞着的水精灵欢快出场了。音乐一会儿悠扬,一会儿激昂,喷泉也随着节奏一会儿低涌,一会儿高喷。音乐进入高潮时,喷泉也跟着直冲云霄,一支支水柱在五光十色的霓虹灯映衬下,五彩缤纷,令人目不暇接。那些变化多端的喷泉就像是一个个妙龄少女在翩翩起舞,舞姿热烈而优美,有时像天女散花,有时像孔雀开屏,有时像水中芭蕾,少女们舞动着轻纱,流光溢彩,看得我们如痴如醉……

在喷泉边待了许久,我们又向种有竹林的林荫小道走去,穿过郁郁葱葱的竹林,转了一个弯,忽然安静了下来,和刚才繁华热闹的景象有种天壤之别。这里行人稀少,灯光也比较暗,路边有几处石桌椅,显得格外幽静。“快看,星星!”闺蜜手指天空对我说。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见天空中几颗若隐若现的星星,好像也在顽皮地眨着眼睛和我们说话。她又指着不远处的一个青石板凳说:“好想就躺在这上面数星星啊。”是啊,生活在这繁华的大都市里,每天忙忙碌碌,行色匆匆,已经有许久没有抬头仰望天空,去欣赏这美丽的星空了。就如匆匆行走的旅人,只顾低头赶路,却忘记了欣赏沿途的美景。

天色已晚,我们决定按原路返回,走着走着,突然感觉脸上胳膊上凉凉的,原来是天空中飘起了似有若无的毛毛雨,丝丝细雨轻柔地抚摸着我们的脸颊、胳膊。这时刚好一阵微风吹来,顿时一股沁人心脾的凉意随即蔓延开来。我们在雨中漫步,这时我突然想起了王菲唱的那首《微风细雨》。我们被这场意外来临的小雨淋着,开心地边走边哼唱:“微风吹着浮云,细雨漫漫飘落大地。淋着我,淋着你,淋的世界充满诗意……”



雨后丹凤门

郭建 摄

祝华为鸿蒙上线

□王仕连

山高企兮, 华为攀峰。
连天宇兮, 开辟鸿蒙。
万物互联兮, 5G随从。
更有余留给, 昆仑在胸。

二十年过去了,我终于可以肯定,离开那个小镇小邮电所,不是时来运转,而是命中注定。一个自带光芒的人,一定会点亮时光里的黑。

二十年前,我被分配在一个叫“司竹”的乡镇邮电所工作,成了一名邮政营业员,每天打着算盘珠子,摁着蘸水盒,不是忙着算利息,就是做报表、收包裹。邮电所设备很落后,算盘和邮戳,就是营业员最值钱的“家当”,自行车,就是投递员忠实的“坐骑”。最让我不适的是,每天下班后,同事大都回家了,只有我陷在空荡荡的小院里,一个人哼歌。

有一天在街上看到一条小广告:“电脑学校招收学员”。我心里一动:何不学一下五笔打字?毕业时校长说,“电脑和英语,是未来的法宝”。这个电脑学校在县城,距我上班的乡镇邮电所约5公里,不算太远。但糟糕的是放学太晚,班车停运太早,我不得不走在漆黑如墨的夜色里,战战兢兢地骑着自行车,“独与天地相往来”。遇到路两边有玉米地时,不敢出大气,自行车却浑身作响,我不确定它是为我壮胆,还是要“出卖”我。

就在我快坚持不下去的时候,遇到了投递员小军。有天晚上,全所人员去县局参加表彰大会,散会后,投递员小军骑着后轮有两个支架的绿色自行车,驮着我返回所里。经过一段上坡路时,我跳下车和他并排走。头顶的月亮皎洁如洗,夜风吹在身上很凉爽。几乎没有过路车辆,让人如入澄空之境。两人边走边聊,我忘记了夜路的恐惧。

有人同行,真好。我忽然心生一念,对小军说:“你下班闲着可惜了,干脆学学电脑吧,给我作个伴。”

小军拍了拍自行车说:“我就是骑这个的命,玩玩意几用不上。”

“技不压身嘛,多学学总有好处,会派上用场的。”

“放心,再过二十年,电脑都普及不到咱们这儿!”说完他又补充一句:“不信,咱俩打赌!”

月光清晰地映着小军举起的手臂,还有眼睫毛的坚定。直到现在,我还清清楚楚记着小军的话,甚至当时的表情、眼神和语气。我想,一定是他口中的那个二十年,惊到了当时二十二岁的我。二十年后,我在做啥,社

我拿青春赌明天

□袁国燕

会变成什么样?几多憧憬,几多迷茫。那时候我还不懂得职业规划,也不会用电脑,更不知手机是何物,只有一种朴素的认知:好好工作,多多学习,把每天过得充实一点。而小军二十年的赌约,像一道电光,一霎那唤醒了我的未来意识。

也许正是这么一点朴素的认知,和模糊的未来意识,让我坚持了下来,比邮电所的同事们,走远了一点。

和小军熟悉后,他常常给我讲投递信报时遇见的人、难忘的事,我甚至骑着自行车,跟着他在段道上走了几次。当心中涌起一股股激情时,我知道自己的体验生效了,于是拿起了笔,写邮电所发生的新鲜事,写我遇到的用户,写乡镇人的生活,并试着向报纸投稿。没想到,这些文字真的变成了铅字。一不小心“成名”,我被调往县局办公室任秘书。之前学习的电脑操作、五笔打字和四处投稿积淀的写作功底,都派上了用场。再后来,我就到了西安市邮政局,又借调到陕西邮政报社……

去年,我给一个全市支局长培训班讲课,在学员名单上,我看到了小军。他的名字后面赫然标注着一行头衔——全市十佳支局长、省级金牌内训师。我久久看着那一行字,忽然很期待这一场邂逅。

也许,他早已忘记了二十年前的那个赌,但一定没有忘记心中的绿。我和他,从小邮电所出发,一晃就风云流散二十年。我们在时代的浪潮里,蛻变着、激荡着、奋斗着,二十年后,殊途同归。

互联网+科技像马良的神笔,绘就了不可思议的世界。人工智能像旋风一样,卷进生活的每一道缝隙。当初那个只会踩着自行车投递邮件、不相信自己会有私人电脑的小军,如今追赶着智能时代,成了一个追梦人。

我们没有辜负岁月,岁月也没有辜负我们。

想起一句歌词:“我拿青春赌明天”,正是这“赌”的勇气,带我穿越岁月的隘口,编织梦想的花篮,献给奋斗的自己,献给祖国的明天。



全职工工散文大赛征文选登

“高原兵”

□吴朝

泉水也好,河水也罢,都不可避免常常携带着泥沙,甚至能闻见一股浓浓的牛粪味。

就在这样的条件下,每当我们坐在皮卡上去拉水的路上的时候,我们总是很开心地一边喘着大气(因为缺氧)一边大声喊:“牛粪水,牛粪水,喝了美容又美腿!”

净水器净化总是有限的,感觉那净化了的水比米面油似乎还显得珍贵些,洗脸水可以洗脚,洗脚水可以洗袜子,不敢浪费。可洗澡,几乎就成了是一种奢望,一是因为高原气候太寒冷,二是因为这水来之不易,舍不得洗澡。

前几天在砌筑水沟的作业现场,遇见了一个约莫五十岁出头的老乡,闲谈中得知,他已经来西藏五年了,五年里只回过三次家,两次是春节,一次是大儿子考上大学的时候。他有三个孩子,除了大儿子在上大学,另外两个都还在读高中。他憨厚地对我笑着说:“这棉袄好,军货,正宗的,穿着暖和。公司专门给我们配发的。”我望着这件已经沾满泥土的棉袄,再看看他那双已经烂了脚趾头的军用黄球鞋,我不禁鼻子陡一酸,慌忙从口袋里掏出一盒从老家带过来的十块钱的“云烟”硬塞在他手上,他激动地一再推辞,口里还一个劲地对我说:“好……好领导……好老乡……”

同样是在前几天的工地检查中,碰见了一个河南师傅开加油车的小伙,他说他今年三十二了,可看上去却有四十多岁,那皴裂的嘴唇、黝黑的脸庞,简直和当地藏民一般无二了。

“来藏地三年了,刚结婚一个多月就过来了,现在我女儿都一岁了,崽长得叫个可爱呀!我只有她月子里抱过她,唉!”他边说边用那沾满油污的袖口抹了抹黑脸。

“有多长时间没洗过澡了?”

“差不多一个月没洗过了吧!忙啊,再说了,没有水啊,河水还太凉,等过段时间气温上去了,去河里泡上三个小时。”

诸如这些工人兄弟的情况,太多太多,因为在西藏这边虽然条件艰苦,可比在家里挣得多,为了多赚点钱,都愿意到这边来,而且,为了省钱给家里,他们一般都是半年或者两年才回去一次,有的甚至三、五年才回去一趟!

只要能多赚点钱,他们什么苦都能吃,绑钢筋、支模、抱石头、打混凝土……工地上什么活儿都干,缺氧了,头晕了,从口袋里掏出红景天嚼几片,或者回到那简陋的工棚歇几分钟,又继续开始干活……

筑梦时代的我们这些工程人,其实在战争年代的战士一样,和常年驻守在珠峰大本营以及雪域高原上各个边防哨所的人民子弟兵一样。

站在茫茫的雪域高原之上,大声地告诉祖国,告诉世界:“我们也是高原兵!”

栀子香

□熊浩

清晨,丈余宽的白庙巷,依旧是满满的人,和各式早点热气腾腾的香气。

这是安康老城很陈旧的巷子,在周围错落的高楼中,保留着市井街坊的慵懒样子。今年端午,沿街就多了些小桌,摆放着各式家庭作坊出品的粽子,斑斓的粽叶,色如玳瑁,藏着不同的内容,爷爷奶奶们牵着孙子孙女的小手,在豆沙、麦仁、红枣、叉烧等一大堆汉字中寻找适合自己的口味。平日里繁多的早餐,今几个都人不了眼,只看着粽子用竹勺切开,蜂蜜润人,挑进孩子吧吧的小嘴,顿时好像自己嘴里也有香甜的糯米香味,禁不住吞了口水,忽然反应过来,摇摇头,眯着眼笑笑,或许是回忆起自己儿时贪嘴的模样,不得而知。也有把孩子送到学校折返回来的,悠闲挑几样菜蔬,偶尔邂逅老友,立于路旁,互诉家长里短,心中憋屈,身畔行者匆匆,丝毫不耽搁老哥老姐之间的兴致,谈到忘情处,交头接耳,卖菜的后生却不敢怠慢,眼巴巴地望着,硬着头皮央求大爷大妈稍作闪挪,给自己摊位前留些地方,挣些辛苦钱。

巷子里小吃众多,水煎包、羊肉饼、肠粉、蒸面、馄饨、油糕等等花样繁多,倒也干净,诱惑着我经常来,换着花样吃,吃匆匆忙去上班,这种日子已经好久好久,从没想过这个巷子如果没了,我和许多人该去哪里找这么多的味道。

看到卖栀子的,用藤枝粗绕几圈,便有一束束栀子花,一块钱一束,整齐地铺在塑料纸上,白的怒放、或是青的胖嘟嘟的骨朵,都任人随意挑,从花摊边走过,就感觉到那香气顺着风溢进领口、袖子,存留起来,有点微醺之意。看着外婆阿公都在那里挑,不好意思挤,就找卖花的小伙子帮我拿三束,想不到小伙子给我直接挑了两束青色的骨朵和一束怒放的花,说:“开的今天用,没开的明后天就能开。”我看看手上的骨朵,一点花的样子都没有,心中起疑,不过看到身边有个女士眼睛瞅着我手里的花骨朵,好像是我一退货,她就接手的感觉,估计我手里的这些还属于优等品的范畴,礼貌笑笑,转身出来。

给几个年轻人带了早点,颇为丰富,他们代表安康水电厂,去高考考点外面做志愿队,给考试的孩子分发水和铅笔、涂卡尺等小文具。赶到志愿点的时候,他们已经在桌上整齐地摆放好文具和水,我将满手的食物递给他们时,都说吃过了,然后继续忙。我忽然想到刚买的栀子花,拿出来,他们看见后眼里满是欢喜,找了几个纸杯,倒上水插上。白花翠叶,有些羊脂翡翠的美感,还多出了沁人心脾的清凉香气。

水是水电厂的饮用水加工厂生产的,跟几千里送入首都的清水是同源。水电大坝,人类巧夺天工,征服自然,用智慧堆积高度,让涓涓细流汇聚,最终转化成电力,成就民生国事,繁荣发展,更沉淀出一湖好水,恩泽一方,安康水电厂引进专业设备,善加利用,取名“秦雨”,甘甜滋味,的确不错。高考的孩子们,都说这个水很好喝,很甜。

这些志愿者都是厂里的党员职工,青春模样,帅哥美女的称谓丝毫不为过,身着红色马甲,手拿着文具和水,脸上洋溢着真挚而甜美的笑容,不停地说着鼓励的话语,给高考的孩子们加油,孩子们双手接过,羞涩跑开,回头挥手作别。

看见路旁有环卫工人俯身清扫满地梧桐絮,忙捧着水送去,他们忙不迭地接下,连说感谢。

随着一声铃声响起,高考开始了,四下里依然寂静,十年寒窗的孩子们开始书写自己的未来,给老师、父母和自己一份答卷。

文具和水,在他们手边,静静陪伴。

不知他们可曾想起,在树下,在道旁,哥哥姐姐们加油的话语和盈盈的笑容,还有桌上,淡淡的栀子花香。